

中国首部全面披露股市庄家黑幕的长篇小说

风生水起

股市风云



易玉林 编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首部全面披露股市庄家黑幕的长篇小说

起水狂

明
子
九
二

股市黑幕

的聚宝盆，智慧
取财富；但它同
河，平庸者总是
能解脱。

股市是个开放的聚宝盆，智慧
者可以从中尽情夺取财富；但它同
时又是魔鬼的藏宝洞，平庸者总是
被关在其中永远不能解脱。



长篇小说

风生水起 之 股市风云

电视编剧 何冀平 成浩
小说编著 易玉林

花 城 出 版 社

责任校对：王济安

版式设计：向良美

风生水起之股市风云

易玉林编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5插页 2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2932-2

I·2498 定价：1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有人说玩股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

也有人说股市是一个人生的赌场。

也许你自己就曾是一个散户，经历过股海的沉浮。
也许你知道一个散户跟好一个庄家会使你受益无穷。

可是，你知道股市的庄家到底是什么吗？

两个庄家、两个操盘手、一群散户、一只垃圾股……人生的机巧，人格的裂变，命运的牵挂，赌徒的奸诈，无不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在最后的撞击中，战胜自己只是一句空话，飘浮于广州秋天的红尘中……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3)
-----------	-------

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股市当作一场游戏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场充满人性的游戏中，我们的每个人都太注重游戏的结果而又太不注意游戏的过程了。因为这场游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丢手绢”之类的游戏，而是参与游戏的人都投入了大量用汗水换来的金钱，甚至身家性命，这就注定了这种游戏只注重结果的心理，其实，在真正的、充满人性的游戏中，结果往往是十分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过程才是十分的凄美与华丽，可惜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实在太少了。

第二章	(53)
-----------	------

她总是在陈中皇洗澡的时候把卧室里的落地灯拧暗，在幽暗暧昧的光线中脱去睡衣。她经常在夏天穿的那件丝质睡衣是系带式的，她拉带子，睡衣立即像一滩水摊在她的脚下，光洁的身体从朦胧的



光线中浮现出来，颇长的颈项，光滑的肩膀，挺起的乳房，凹陷的腰，饱满沉实的臀部以及双腿，一一在晕朦的光中散发出各自的美感，凸起的地方浮着一层淡而薄的黄光，如同某种年代久远的珍贵的瓷器，凹陷地方则隐藏在浓重的阴影中。

第三章 (83)

他们俩同时站了起来，相互向对方走去，穆荣看到青阳满面通红，眼睛里挂着泪花，心口上戴着那个小猪饰物，一切都明白了，一切全明白了，他们深深地凝视着，终于，穆荣张开双臂，将青阳紧紧地拥在怀中，并附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青阳，我爱你。”

第四章 (115)

陈中皇饮尽了杯中的酒，脸上是得意与兴奋，而邝天豹则阴阴地笑着，他的笑容是兔子掉进陷阱里时，猎人的狂笑。

穆荣与柏涛也碰了杯。只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从碰杯开始，他们的友谊将走向决裂与分离。但这时，他们尚不知道，他们只觉得他们的面前繁花似锦，他们的前程灿烂辉煌，至于结局，谁能料想得到呢？



第五章 (141)

陈中皇久久地沉默着，穆荣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但他能够肯定，他的发现不啻雷击，轰地击在陈总的头上，因为他看到陈中皇正在用力地按住自己的太阳穴。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陈中皇才从座位上站起来，穆荣发现，一向沉稳的陈总此刻竟踉跄了一下，他想去扶他，但陈中皇摆了摆手。

第六章 (167)

柏涛强忍着没动，也没有去看她，柏涛知道她的赤裸裸的身体会动摇自己绝不嫖妓的决心，他强烈地感到他的太阳穴快他妈的跳出来了。柏涛现在彻底地清醒了，他知道他遇到了那种被称之为“鸡”的卖淫女郎，眼下最要紧的是逃出去，倒不是因为自己在女人身上毫无经验或者对男欢女爱不感兴趣，不是的，他只是本能地感到，不能这样做。

第七章 (195)

他累，他太累了，他在数十年风雨飘摇之后，渴望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供他停泊。这里不需豪华



的别墅，不需歌舞，不需美酒，只需风儿清清，有一个女人，自己的女人唱着一支小夜曲，他枕着女人柔软温暖的身躯，让憔悴不堪的身心栖息安憩就足够了，而这片港湾本来曾经拥有过，可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却轻易地把它毁了，至今才落了个漂泊无定的下场。

第八章 (231)

那一刻，陈中皇真想拉住她，说，别离我而去，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望着阿媚离去的背影，他知道，那个与他同床共枕五年的美妙身体从今以后再也不属于他了……

第九章 (263)

邝天豹知道孔其昌快不行了，他的目的已完全达到，他再一次狂笑了。然后他面对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孔其昌甩下一串奸笑，惘然不顾而去，受到强烈刺激的孔其昌，心血管爆裂，头一低，含恨死去。

广州，一代名医活活被邝天豹气死，他倒在地板上，圆睁着愤怒而又懊悔的眼睛。



第十章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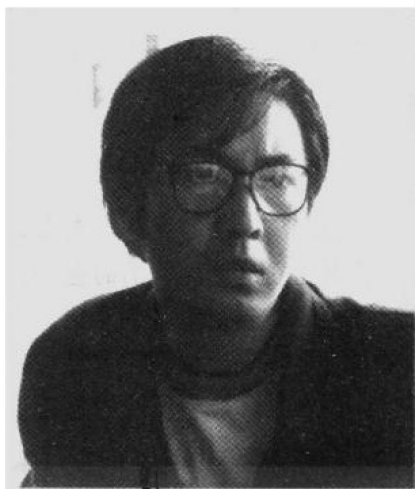
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去挫败庄家的骗局，去揭开这个中国股市的第一大骗局，把天捅个窟窿，把地捅个裂缝，这才是自己要做的，这才是自己的全部追求与梦幻啊！

可那个正阳光般微笑的女孩呢？把她弃落入荒山野岭，那里只有一条羊肠小径，那里只有如刀的山风与豺狼虎豹的狂吼，那个女孩走在这样的山道上能重新走回家吗？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能重新回到她的脸上吗？

尾声 (325)



引子



穆荣黯然离别广州的那天，是广州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冬天，这座素以温暖、灼热著称的南国大都市十数天都笼罩在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之中。

没有人送他。

犹如一场全面的崩盘，他只能黯然而别，而事实上他确实已经全面崩盘，除了悄然离去，他别无选择。

他孤零零地站在广州火车站拥挤不堪的广场，那么多人，他一个也不认识，看着人们有说有笑的样子，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寂凉，心里涌动着一



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北风呼啸起来，刺骨的寒意像刀一样刻划着他显得文弱、秀气而敦厚的脸，他仰起头，睁着他那双有些痛苦的眼睛，最后打量了一眼广场上的一切，然后他走进了车站的候车大厅……

本来他希望能有一个人来送他的，他在广州工作时所认识的那些同事，那些朋友，还有他的同学阿汤，可他们都没有来，他像一只孤零零的大雁，漫无目的地飞翔在广州的天空，期待在这片广阔的天空下能够辉煌起来，可广州现在是冬季，他被清盘出局，广州的天空因而变得冷漠而苍凉，他觉得在这充满寒冷的天空下，再也无法存活，于是只得选择离别，用离别去证明或解释自己过去的一切——那一腔壮志，那满腹豪情，都在这一瞬间随风而去，只有梦还留在他的脑海，他的脑海是一片宽阔的海洋，那个绚丽、灿烂、多姿多彩的梦可以在这片唯一的海洋里飘浮、停泊，他相信，只要梦活着，自己就不会死去。

他相信自己。

他从来就相信自己。

他笑了一下，谁也没有想到他在离别的时候，竟有那么美好的笑容，那个笑容让广州寒冷的天空立刻充满鲜活的魅力。

那个检票的小姐望着穆荣愣住了，忘记问穆荣要票。

也许，她是第一次发现男人的笑容竟这样充满灵性与信心。

穆荣走了进去，他的身后，是十二月广州冰冷的寒流。

天，还没有暖和起来。



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股市当作一场游戏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场充满人性的游戏中，我们的每个人都太注重游戏的结果而又太不注意游戏的过程了。因为这场游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丢手绢”之类的游戏，而是参与游戏的人都投入了大量用汗水换来的金钱，甚至身家性命，这就注定了这种游戏只注重结果的心理，其实，在真正的、充满人性的游戏中，结果往往是十分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过程才是十分的凄美与华丽，可惜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实在太少了。

第 一 章



此刻，穆荣
1 斜靠在列车的两节车厢的过道处，他的手里还摆弄着他的手提电脑，三年前的那场恶梦之后，他几乎身无分文，他想到过变卖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却没有想过要典当或者出卖手中的这台手提电脑，这是他永远也



不会舍弃的心爱之物。

春天已经来了，虽然是早春，还有些许寒意，但窗外的山绿了水清了，那些枝桠已萌出翠绿，嫩嫩地绽放在春天的田野上。其实去年冬天，穆荣就想重回广州，但他没有走，他不想在一个新的冬季走进广州，这并不是忌讳什么，而是心灵中的一种感应，他不愿意这种感应再次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伴他走过今后的日子，所以，他选择了春天重入广州，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他相信在这样的季节进入广州，他的心境就会好许多，就会重新点燃他生命的火种。他相信这生命的火种一旦点燃，就会变成漫天大火熊熊燃烧，那冲天的火光一定照亮广州的每个角落与时空。

他摆弄着他的手提电脑，他想给他的网友发一个电子邮件，但因为是在火车上的缘故，电子邮件无法发出，他关掉了电脑，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是碧绿的田野，春天的风温暖而柔和地吹过一波又一波起伏的秧田，穆荣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朱迪的名字，这个他从未谋面的网友，只要他（她）在电脑里面显示一句轻轻的问候，他的心情就会立刻好起来，在他全面崩盘的时候，就是这个从未谋面的网友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安慰着他，并给了他希望与力量，三年多来，他还不知道这位网友是男是女，但他从网友那柔和的口吻，关心的话语以及那纤细的心质，穆荣已经感觉到这位网友是个女孩，只有女孩才有那么善良的性情与心境。此刻，当穆荣抬眼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山野时，突然有一种想立刻见到这位网友的想法，他想告诉她，他已经从困境与低谷中走了出来，他要重新回到广州去，在那片他梦寐以求的大海中去遨游，他想告诉她，此刻的穆荣再不是三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黯然告别广州的穆荣，无论是个人修为还是对变幻莫测的前途的把握，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那个狭小的天地，他相信从此之后，他可以经受任何风吹雨打，任何坎坷曲折，他想



把这些告诉朱迪，但他不知道她究竟在何方，即使是在眼前，从未谋面的他们也并不认识，好在他们是网友，他们可以用心灵诉说，用魂魄交流，这样就足够了。

列车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每个人心中此刻都埋藏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希望在广州这座南国都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一文不名到一鸣惊人，在广州飞黄腾达起来。即使所有的人怀疑这种梦想是否能够真的实现，但如果没有这种梦想，我们又怎么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春天里，尽管这趟开往广州去的列车拥挤、脏乱，但人们还是奋不顾身地挤了上来，他们希望从春天出发，到秋天收获一些什么。

穆荣望着他们，他发现那几个正在啃烧鸡的男人正在大谈股经。

“看，又涨了。”

“是啊，这阵子股市特火，我8毛买的‘富丽华’已经涨到两块了。”

“两块还算多？我两块七买的‘粤丽珠’一下子升到六块，整整赚了4块了，一股就赚4块了！”

这个男人说得眉飞色舞，看来他在股市是赚了钱的，但穆荣一眼就看出他只是股海中的一只嫩雏，尚未经受过股海中的惊涛骇浪，甚至连裤脚也从未沾湿过，但他却确实赚到了钱，虽然只是些小钱，但如果他能战胜自己，穆荣相信他最终能赢的。但战胜自己是一种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经受风雨的侵蚀，或者和他一样经受那种血本无归、清仓出局的过程，穆荣不知道这位眉飞色舞的男人是否能经受得住那种比死还难受的生命体验。

这时，另外一个男人苦丧着脸说：“我头一回买股，一入市就遇上熊市，从二百六十点跌到二百点，让‘大狗熊’咬得鲜血淋漓，那时，我真想抛了。”



“不能抛，得等，等着他涨，这时抛你就是傻瓜一个。”那个眉飞色舞的男人说。

“我知道，我稳住了劲儿，就在手里攥着，我死也不抛，嘿，熬了半年，牛市来了，结果稳赚了两万块。”

“两万块太少，我听说一个哥们，就两千块钱的本，一家伙赚了十几万。”

一个老太婆从隔壁座位上凑了过来。

“几位大哥，升了还是跌了？”

“升了，你老也买股了？”

老太婆咧开没牙的嘴，“这回又赚了。”

“大娘，你买的是哪只股票？”

“我可没钱买些绩优股，我都是从菜钱里挤出来的零碎小钱，就买点儿毛一块的小股，见涨就抛，赚点就知足，这次回湖南看外孙，他们那儿是个小地方，看不见股票行情，可把我急坏了，住了一个月，说什么也不住了，女儿以为我惦记着老头子，其实我是在惦记着我的那些股票……”

看着老太婆那高兴的样儿，众人全乐了。

穆荣把目光从那群人身上收了回来，又开始注视窗外，但此刻那碧绿的山野，田塍在他的目光中变成了交易大厅那巨大的股票行情电视屏幕，升升跌跌，苦苦乐乐，其中滋味只有真正经受过股市风雨的人才知道，刚才那些人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真正的股市，他们只是一些散户，随时都可能被庄家吞噬的散户，他们的个人力量根本就不能与强大的庄家机构相抗衡，捏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么轻而易举，那么随心所欲，那么不费心机。但这些他们不知道，这些善良而狡诈、愚昧而贪婪的散户们是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的，他们永远是庄家豪华宴席上的一碟小菜而已，穆荣真想走过去对他们说，股市无情，谨慎投资，但他相信，这些人不会听他的，他们在牛



市到来赚了一些钱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任何意见的。

整整一个小时他都站立在过道里，他的目光非常缥缈，这使人很难确信他看着什么，只是，他终于感到累了，他想蹲下去，歇歇久久挺立的腰。

柏涛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穆荣的，这个时候柏涛正从另外一节车厢的售货小推车上买了一大堆东西准备返回他好不容易弄到的可以呆在行李车厢里坐一会的空间，他经过了过道，于是，他很自然地就发现了穆荣。

人生其实充满了一种机缘，或者说一种别的其它什么，就是这种缘在主宰着人生的命运和走向。如果这个时候柏涛没有发现穆荣，也许今后他们将是另外一种走向及结局，但这种无可奈何的机缘使他们在这一列拥挤不堪的列车上相遇了，那么命运就注定会有质的变化。

这个时候，柏涛发现了穆荣，这个时候穆荣正准备蹲下去歇歇他有些疲累的腰，就猛然听到头顶的一声呼叫：

“死鱼——”

穆荣抬起头，一时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这个在大学时同学们为他取的“绰号”。

“我是柏涛。”

穆荣终于清醒了过来，他一下子站直了腰，一把拥住了柏涛，“柏涛。”

“轻点轻点，别将吃的东西挤碎了。”

两人终于松开了手。

“怎么，就蹲在这里？”

“车厢里太挤了，这里反而宽余一些。”

“走，到我那里去！”

“你在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的享受，一般的票价。”